

死的巖層(上、下)



[死的巖層\(上、下\)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卜寧(無名氏)

出版者:文史哲

出版时间:2001-04-15

装帧:平裝

isbn:9789575493561

無名書第四卷

.

从死亡到悟道

——《无名书》第四、第五卷读后

(作者简介：黄继持，男，原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已于2001年秋去世。本文系黄教授生前为即将出版的《无名书》第四卷所写的导读文字。)

(一)

三十二年前(一九六九年)，香港一个青年文学社团策划重刊《无名书初稿》首卷时，我受友人之邀，草拟过一篇《“野兽·野兽·野兽”重版赘言》，承接五十年代末昆南评介文章的余绪，对这位谜样的作者，出格的奇者，所抒发的生命感受与思想突破，深致倾倒；并以为此书乃对混乱而虚惘的世代之回应，其意义超乎美学自身。此后中国历史又走过十年左右风云诡谲的行程，在香港台湾竟能得见《无名书》全帙之面世，先于报端，继成书册，维刊出时文字颇有错乱，却如出土文物斑驳可贵。更意外的是，无名氏本人竟现身于香港台北；那时他已约六十五岁，却仍雄健如往年文风。

《无名书》全帙，虽由原计划的七卷减为六卷，“七”这个神秘数字落空，但确乎是完整的煌煌巨著。前后两半的写作，则隔开了五六年，而这五六年则经历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“地壳变动”；巨变或正或负的意义与影响，恐怕还要待他年审视与实践，方能澄清，但无名氏却恰恰被此际的时空所卡住。《无名书》原来构想于四十年代后期；原本作意，不无为时代之病开方，寻病之根，思复生命之元气。把中国的处境与遭逢，置于世界乃至宇宙的全域中，作浓烈的体味、深刻的反省、融贯的汇合，从而冀望开出“创世纪”式的新局面。但超越历史，也必然以现成的历史为跳板，跳板当中断裂，不能不影响到跳跃的成绩。于是《无名书》后三卷的腾跃，能否一如初拟，未必不成问题。虽则格局早已大体厘定，而且目光朝向未来，但天翻地覆之际，作者被迫闭关，内视忆昔，则“星云之外”开放的花，其主观的理想意义，恐怕一时大于客观的现实意义。全书之又一次修订出版。仍冠“无名”之号，其深蕴或即在此。确解明证，是待他朝。如果历史再能走出狭谷，生命真机回复，则作者、读者以及书中主角，当有相视而笑的一日吧！

因此，目前评说《无名书》的后三卷，也许为时尚早，虽则这三卷书面世已迟。不过迟早也是相对的，最重要的是超乎时空的生命之真机；而作为文学艺术，真机还加上气魄。真机超乎形躯，气魄却多少制约于年龄。此于作者创作未必不然，而于读者回应尤见其然。当年我妨笔写《“野兽·野兽·野兽”重版赘言》时，年龄与作者创作该卷时大体相当，尚处于善感多思的青春年华将尽而未尽之际；而今日属笔试谈四五两卷，则已与作者创作的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了。有愧不及作者青春火炎之能长葆不衰。无名氏生命能量大，奋力与岁月抗争，能对《无名书》多次修订，使作品更加完整；虽则我个人阅读偏见，更喜欢前两卷半初版本的莽莽苍苍，未求完满照应，生命之初机喷薄。

《无名书》后三卷大体上保持那份莽莽苍苍生机喷薄，不过已略呈整治，“诗语”之外，比起前三卷，“事语”、“理语的楔入”，较为多见。故事情却仍是次要的，人物心灵所呈现的感觉图象及其思想意蕴，一直是全书气派所在。但后三卷比起前卷，在青春的喷薄腾凌之后。增添了四十年华的成熟(就印蒂而言)或中岁的溃败(就大多其他角色而言)，小说中的人无可之对比，较前具体得多。第四卷故事设置在抗日战争期间，国事战事前方后方情况之呈现。尤其以友侪生活的“荒漠化”对比印蒂之追求“圆全”，事相刻划便重新吸纳传统小说的某些成素。第五卷华山悟道与第六卷“地球农场”的展示中，“道体”与“乌托邦”的描述，自不免以“理语”取胜，“诗语”“哲语”时合时分。于是全书的语言，织成线步繁复的厚毛巨毯，意欲承载人类的全文明、星际的全宇宙、心灵的全幅度。不问这宏图成功到哪个程度，单凭这份雄心的二百五十万字的文本，便足令人赞叹；尤其考虑到写作时的境况，更使人惊愕于人类心灵力量所能创造的奇迹！

(二)

与前三卷之每一卷各显生命之一“相”者不同，第四第五卷其实是一个整体，荒漠、死亡、求道、悟道交织成连绵的大画卷；虽然画幅上笔触有时不尽调协浑融，但两卷不容割断分头处理。昔年我初读《无名书初稿》前两卷半时，因见每卷分别大笔濡染革命、恋爱、罪孽，主角在人生历程的每一阶级，都分别以生命投入，沉浸陷溺，终于扬弃超越，中间遂能全幅展示生命之一“相”又一“相”，遍历诸境，冀能开出生命与时代的新机。昔年我曾据书中插页预告的题目，猜想其后的四卷，或分别写孤绝、死亡、悟道、新生。后来得读后三卷，发觉其后数卷与前三卷布局结构并不尽相同，不再取生命“投入—沉溺—超越”的模式。因为此际的死亡，不是作为生命境界的追求，而是作为谛

视的对象，关于死亡，不好说投入或沉溺。对宗教现实体制规条人事，虽或可予扬弃，但于宗教精神本身则不断深入；因而与革命、罪孽之“相”不同，与恋爱之在《海艳》一卷结束处之“逃离”亦有别。《无名书》后三卷，正以宗教式的求道、悟道、无悟后回向，贯串全书。返观前三卷，诚然亦在展现求道的步伐，但事竟须籍后三卷宗教意蕴之全幅展示——主要是东方的禅道意蕴，加上西方歌德式的浮士德精神，而出之以近乎西方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艺术语言——来照明全书六卷的中心旨趣。

于是后三卷中，至少《死的岩层》《开花在星云以外》，阅读时不应分作自成起迄的两截。如果必要分部，以死亡为主调的篇章，其实直贯到《开花在星云以外》第二章印蒂母亲之死；而对于制度性宗教的舍离与超越，也直贯到该卷首章，那是承前卷对天主教佛制度的局限与人事的坠落，于此对所谓道士的矫饰虚伪之揭露，从而坚定印蒂寻求与宇宙之冥契，固然在《开花在星云以外》一卷之始，印蒂已上华山，但是待他识穿那名道士的野心，又痛惜母亲逝去，进入此卷第三章，印蒂重回华山四千仞上，方迎来悟道之机。所悟的“星球哲学”渗透印佛道的智慧，前此“死亡”与“宗教”的二重奏，遂综合而提升为高亢入云的大交响乐。作者执笔时虽身不在华山，当有华山体验的“记忆”；属困索居，终于写成中国二十世纪文坛仅见的，融宗教精髓与艺术璀璨为一体的大书。

(三)

回头看“死的岩层”，虽非以印蒂生命主体钻入来呈现，但就所见闻细加审察，战祸情形大幅描绘，“死亡”或作为生命的戕杀，或作为意义的负值，或作为反思的契机，或作为人生的大化，如是种种，实是以提供求道者憬然的启示；虽则很多不是印蒂自己直接经验，非若前数卷之以诸“相”在主体生命充分展开并超越，这多少让熟悉前三卷格局的读者略感遗憾，似乎把死亡“外在化”了。缘由请容我猜测，也许作者动笔赅续之际，面对外界的严苛，亟须在主体上积极提系，遂不让印蒂浸沉在死亡的负面体验中。死亡的环伺下，印蒂或藏身于教学寺庙，遗世而独立；或闻见于友侪晤谈，观生而悲怆。于是第四五卷，印蒂一开始已走出《金色的蛇夜》的孽境，而以正面求道者形象，穿越时代的诡谲与众生的苦难，一步一步地获得“高峰体验”。

《金色的蛇夜》下卷，在一九五零年只差五万字便已完成。时代巨变，到一九五六年提笔补足并构拟下一卷时，原初计划有所改动。《荒漠里的人》一题放弃了。究竟原先打算写印蒂

(或加上莎卡罗)遁入沙漠，探索“永恒黑暗本体的秘密”，让“追随文明的一切梦魇”真正死去；还是打算写抗战前后生活枯槁困顿孤绝如荒漠，从而反托出生活轨道必须转换；作者于此留下一道让读者猜度之谜。如果是后者，作者在《死的岩层》中，籍印蒂诸友生活状况，已有充分的刻划。如果是前者，则“孤绝”本来就没有分界，主观体验固然可贵，但客观事实毕竟在前，而且往往不以主观意愿而转移的。

战争杀伐，这种源于人类野心与愚蠢所致的生命徒然截断，虽则或仅为死的岩层之表，但此严酷的事实，在“历史峡谷”中几乎无可回避。本着民族生存的宗旨直接反应，只能投身抗敌，虽则可能目睹更大量更切近的杀戮，印蒂履行过这份责任，但在抗战中却发现那掩盖在辉煌旗帜底下的人事污垢。于是对抗敌的超离，仍是对死亡无与新生问题的深刻反思。

具体的死亡，尚易于省察；无形的死亡，近死之心，生命枯竭，虽生犹死，其实是更深的恐怖。书中以印蒂诸友人在后方生存状况的大量描述，虽然过多刻划夫妻不谐、男女间生机之相互消蚀，但可视作“死的岩层”的不可少的衬托之笔。至于落到具体生物生理层面，战争对个体形躯的摧残，五官不全，四肢残缺，呼吸仅存，生死难辩，给目击者的恐怖感，书中有震撼性的刻划。

当然对死亡作淋漓尽致的铺陈，出自印蒂革命时期结识的旧友左狮濒死的追述。中国远征军缅甸大撤退，次经原始大丛林，每一步都直接面对死亡，最后两万三千人只剩下二千多。这不是抽象概念化的“死”，而是存在主义式的直透生命底蕴的体验。左狮由是

弃绝武力斗争抽象原则的信仰，印蒂则更由是更努力寻长文明的正道、生命的基源，以超越死亡的威胁。

当然有自然的逝去，并且还有与生命结合的死亡，死亡变成生命意义的一部份，逝者有所了悟，并给生者以启悟。这个层面，充分表现于印蒂父母之辞世。生物学家父亲以“智者”，基督教徒母亲以“情者”，分别呈现接受死亡的两种卓越境界。印老先生知道自己从“人”这个生物转变成化学元素，又将转入另外一些矿物植物动物躯体中，生命无边无尽；“石头哲学”则是他的遗嘱，石头超乎生死。印老太太临去时以仁蔼的话音，再一次宣示“爱的哲学”，爱是生命，是幸福，是太阳。印蒂辞别父亲时，已经历过天主教职体的生命；辞别母亲时，又经历过佛教仪轨与道教形式的生活。虽然三者他都扬弃其外壳，却多少参进其内蕴。而父亲之逝，作为人子与游子的他，在父亲身上看见一个最亲的人变成一堆灰、一道青烟；在母亲身上，看见宁静得似乎不像死的死，然而给生者天翻地覆的感觉。无声的生命凝视着，他现在面对的，不是一座“玄学的死壁”，而是一堵“现实的死墙”，他不能不激动。父亲走时，还给他最后的指点；母亲走时，他不能不忏悔有负至爱的期望。智与情通过死亡再一次深深渗入印蒂生命中。而今他洒落独行，天机自运，离开悟入道体的境地不远了。

(四)

印蒂之进入天主教、佛教规制组织，以及参与道士形式修行，而至发现其局限与表里不一，毅然舍却；这在书中以故事情节来交代，虽则稍嫌简单化，但不乏戏剧性效果。至于对各宗教教义与内在精神之理会，则多以独白或描述展示，大都深刻，时有慧解；虽闻或与情节发展分为两笔，却为“开花在星云以外”作准备和铺垫。

关于天主教，着笔在“情感的皈依”。前时印蒂经历过极其诡异复杂的“蛇夜”，抗日动荡的战乱，此际他追求并皈依的是“伟大的单纯”。于是无名氏笔下的天主教，以美学意境为主，他称之为“美的崇拜”。因此作者没有阐述天主教的义理细则，从奥古斯丁的体验到阿奎那的玄思，都未予着笔。他强调信天主教乃先情后理，其“理”乃知识形上学打入情感后的表现。这当然是天主教表现形态的一端，也是作者以其艺术体会与东方意境及现代科学思维，对天主教的一种了解。对天主教之超越，情节上以梅神父不能恪守色戒来交代；这其实只是助因，主因则是印蒂体会到：天主的优点，是他无上的美；他的弱点，则是无上的压力，让人丧失自我。印蒂曾经全盘奉献，却于一度认为最高最圆全的真理形体中见出裂象。自此要从一度沉醉在崇拜中并让神支配一切的情况中，重新恢复自由的抉择。埋葬了两年的“自我”，又一次复活，对天主教遂能有所取舍。他充分肯定天主是个最伟大的“象征主义”，进而认为应以快乐者和审美者的姿态接近他。在作者笔下，天主和教堂这西方式的浓烈却又单纯得笼盖一切之美，多少转化为东方式的空灵并让人翱翔其中之美了。于是印蒂转向佛教，正是必然之道。

书中对佛教的阐述，也不作教义上全幅展开，并未仰仗天台华严的玄理。作者仍本着艺术审美的旨趣，以禅宗为主导的禅宗与道家，互相渗透。于是从紫柏山到华山，形式上或僧或道，精神上则禅道不二。紫柏山云中禅寺里偶见闭关有日的莎卡罗，是出人意表的一笔，多少作为收束前卷开出后卷的艺术转折。成都郊外宝光禅寺行香坐禅，乃对明清以来禅修方法与寺院戒律的实写。印蒂其后走出山门，虽则触发点是发现主管僧众的维那的权欲与阴谋；但根本原因，仍如上面脱离天主教会般，感到过度严肃戒律的压抑，灵感泉源之受阻遇。他必须走出，重寻生命的整体与元几，这其实才是禅的真精神。在作者笔下，印蒂辞别方丈时，有一段机锋问答。比诸古昔灯录所载，这段问答不算怎么出色，但毕竟此时印蒂尚未悟道，却也点出印蒂虽辞佛寺，仍继续禅道上行，只是不受组织戒律香烟梵呗的羁绊而已。他仍须“踏破草鞋”。

印蒂进入天主教会前，曾亲历战场炮火，手触伤病死亡；进入宝光禅寺前，又耳闻目睹更多的死丧。他之进入宗教领域，乃其探察“死的岩层”企图穿越，行程中停驻的站头。不过此时托迹者尚在站头的外围，自然难以满足内在精神的蕲向。他还要下大功夫，

冀得环中。于是下一卷书，与其说是宗教之扬弃，不如说是宗教之提升，这主要指东方的禅道精神，一种不似宗教的宗教，或似宗教的超宗教。

(五)

华山四千仞上的道士装束，并没有把印蒂拘束于道教组织，不像天主教会或宝光禅寺般纪律生活。对历道人矫饰与野心之看穿，也不过是谐谑式的小插曲，其严重性断为与说从前窥破梅神父的色欲与维那谛云的权欲相比。因此他也无须脱却道士装束；道装也不碍禅修，无宁说道禅不二。但印蒂还要穿过死亡又一岩层，见证仁蔼的母亲之死，悟道的机缘才真的来临。

居住白云深处，在天穹间散步默思，意态是东方的，思路与内容则融入现代天文学、生物学、心理学，以及现代哲学、宗教学、文化学的元素；开出以艺术感性为主导的人文方向，而让东方的伟大智慧予以照明。此中有进化论的成份，不仅谈生物的进化，且论人类历史、宇宙时空的演化；但不是顺着达尔文走，而是逆向回溯，超越时空，心物不二。此中有柏格森哲学的影子，但更多的是南岳怀让马祖道一门的体验，以现代的语言再现，提炼出来的整套可以完整表述的生命哲学，空灵入浑而又有血有肉。思索行进过程当然是艰苦的，哲思还要转化为生命实感。实“感”方能真“醒”，第一醒还须继以第二醒第三醒，更须等待最后的大醒大“悟”。

“悟”之来临，触机而不可勉强，往往在着力苦索之后，偶值宽余，洒落得之。书中所谈，多少渗入西方浪漫主义情调。邬玛丽这个角色，先后在天主教区与华山峰头出现，为情节需要而设置，带有过多的理想色彩。前时联系印蒂脱离教会，此时助成印蒂华山悟道。运笔稍嫌刻意，欲藉以推动小说开展。与玛丽华山重遇之前，作者笔下的印蒂虽已进入高峰体验，那是努力攀援、思而后获。与玛丽同游作别之后，则在一片光中，灵魂深处的沉重感尽除，内外一片明亮，“啊，我悟了！”那才是历过西方式的哲思，真正到达东方式的了悟。“一切亮极了！”

悟后其实还要经历一段殊不寻常的心理波荡，并非一悟即可完事。书中此处多描述，尤见作者功力，其深刻比带哲思禅悟部份，有过之无不及，更见所描述的为“最有血有肉的真空灵”。

初悟闪过一阵最明亮的大闪电后，跟着而来的大恐怖、大孤独，“生命中最大一次、第一次、也是最后一次的日蚀”之感，由初悟的破坏到大悟建设，这段艰辛历程，写得相当饱满。再通过这近乎负面的考验，进而达到大超越、大飞翔，才是作者一贯追求的融历史文化、现代科学、东方智慧为一体的圆全之境。“从千千万万个否中呈现千千万万个是。”这已接近华严境界了。

压卷的一章，写悟后静境中的滋味，尤见运笔入微。高峰体验，超离之后，还须回向人间。枢轴处在生意生机之重新感应。于是兰之香、草麻之绿、金鱼之游、婴儿之啼笑，都是美的极致，生命的真机。印蒂可以下山了。

人间践履，写来似易实难。不论下一卷成败如何，《开花在星云以外》可能是《无名书》中顶峰之作。其辞不特如诗之精致，更如赋之浩瀚。悟道之境本超乎文字，作者却能笔夺造化，以艺术家的敏慧来再现体道者的天心。若喻以电影运镜，时而全景，时而特写，时而长镜头，时而蒙太奇，时而慢镜，时而凝镜，交相运用，大大拓宽了文字表现心灵景观的能力，文情分道意合一。这个领域，文学界少人涉笔，作者却在与世疏离的岁月中，能够静下心来写出，未尝不可说是特殊的时代，以吊诡的方式，来成全这一卷奇书了。

(二〇〇一年端午初稿写就)

作者介绍:

無名氏，原名卜寶南，後改名卜乃夫，又名卜寧。原籍江蘇揚州，1917年1月1日生於江蘇南京。
40年代，他的愛情小說《北極風情畫》、《塔里的女人》風靡一時，令萬千青年洒淚。書籍一版再版，生命力久而不衰。
40年代開始創作代表作《無名書》。其他作品還有青春愛情自傳《綠色的迴聲》，散文集《塔裡・塔外・女人》隨想錄《淡水魚冥思》等數十種。80年代初定居台灣。

目录:

[死的巖層\(上、下\)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小说

评论

无名氏追求宏大叙事的写作

[死的巖層\(上、下\)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死的巖層\(上、下\)_下载链接1](#)